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賜進士第長朝嘉都察院都御史劉德潤等處方為發舉繼勳等事都察院

宋紀二十

定著雍闕茂正月晝屬維  
大淵獻五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帝名恆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后

於

於開封府第赤光照空左足指有文成犬字幼而

聰

聰睿與諸王戲好作戰陳之狀自稱元帥太祖夢

之

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初名德

昌

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淳

化

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

元

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

子

子改今名仍判府事

咸平元年

遼統和十六年

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癸亥賜近臣

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爲例 乙丑遼主如  
長梁 丙寅有司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 翰林學  
士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帝召坐語之曰貢舉當選  
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  
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實錄院 癸酉始令諸  
王府記室胡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時又有伴  
讀然無定員 甲戌詔諸路場務逋欠官物令主典備  
償者監臨官非同爲欺隱勿令填納 初李至判國子  
監校定諸經音疏薦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  
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

刊正除去舛謬太宗從之第無錫人頤正封邱人丁丑  
帝訪羣臣通經義者至復以頤正對卽召頤正至後苑  
講尙書大禹謨賜五品那它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  
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具以名聞自是  
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尙書至十卷 戊寅帝御  
崇政殿召御龍直二百七十餘人閱試武藝遷擢者二  
十六人 庚辰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  
八帝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尙少遠求致仕何也呂端曰  
見素性恬退喜修煉帝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進  
者多知止者少若允其請亦足激勸薄俗帝默然乃授

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

卒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 二月壬辰帝召

輔臣曰彗出甚異柰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

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邪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卻

妖星矣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 丙

午遂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伊囉舊作喜羅今改爲中書省左

相 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詔

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

田錫出知秦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

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以臣愚蒙料彼變詐必

不旬久奉朝命永保塞垣是時事外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無辜而死者十五萬餘咎將誰執此政化堙鬱之大者也疏奏卽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造中使賜與甚厚 丁酉彗滅 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 三月壬申賜進士汝陽孫僅等宴瓊林僅何弟也 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癸酉詔

自今勿復書 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懿德  
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請改正之太  
宗不許及議合會有司咸請以懿德升配安易又言序  
以後先當用淑德配會詔尙書省集議及禮官同詳定  
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歿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  
莫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  
已夙彰賢懿之美請奉懿德皇后神主升配太宗室詔  
從之其淑德皇后仍舊別廟祭饗 辛巳以趙保吉歸  
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是月  
女真遣使貢於遼 夏四月己丑朔詔諸州長吏潔除

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壬寅

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癸卯遼以崇德宮所隸州縣

被水賑之 帝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

令調放而有司尙更理督頗聞細民愁嘆己丑遣使乘

傳案百姓逋欠悉除之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除

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由是眷欽若益

厚 丁未遼罷民輸官俸出內帑給之己酉祈雨乙卯

遼主如木葉山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及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及契丹 甲子以旱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而雨 丁

卯遼主祀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貢於遼 乙



西遼主還上京太后命婦人有九十者賜以物 六月  
戊子朔遼主祭祖懷二陵 庚寅密州發解官鞠傳坐  
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帝謂輔臣曰凡所舉官  
多聞謬濫宜選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運  
使卿等可先擇人後令舉之辛卯詔於常參官內舉材  
堪轉運使者不限人數 詔議太祖廟稱號先是判太  
常禮院李宗訥請改僖祖以下稱號下尙書省集議時  
張齊賢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  
詔禮官詳定禮官引春秋閔僖同爲一代及晉惠懷廢  
中睿故事請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詔都省復集議議同

齊賢又詔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案太宗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儀同位異坐太祖位仍舊稱孝子奏可宗訥昉子也 秋七月丁巳朔遼主錄囚聽政 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地少蠶桑其民除耕水田外惟種麻苧周歲三收布出之時每端只售百錢蓋織者眾而市者少故也今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望

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  
書歷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  
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八月丁亥  
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  
困黎元諸色費用竝宜節約并條析未盡事件以聞  
辛卯京西轉運使合肥姚鉉上言諸路官吏或彊明滯  
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所製之弊事  
多不優於狻胥俟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盡政莫甚於  
茲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官於所任有經盡利  
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不

得妄信下吏輒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開幕職以下問於長吏俟報改正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從之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錄八十卷帝覽書流涕賜詔褒諭時若水判集賢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纔九月而畢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駕崩犬輒號叫不食因送永熙寢宮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云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修未嘗泄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專修不隸史局

又援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癸丑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爲課 九月丁巳朔遼主駐得勝口

己未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劉氏卒發哀苑中輟朝三日給鹵簿以葬 先是太宗命張洎重修太祖實錄未成而卒己巳詔宰相呂端集賢院學士錢若水同領其事若水懇辭帝曰卿新修太宗實錄甚周備太祖時多缺漏故再命卿毋多讓也 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僮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覲恐掠朝廷之美壬申優詔賜放粟帛緡錢 令樓錦院改

織絹甲申始以新織絹進御 舊制國子監開封府舉

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帝慮涉私徇

是秋特選官別試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發異違史不載

是月日會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徐氏後編失書

宰相呂端久病詔免朝謁

就中書視事累疏求解戊子罷爲太子太保初李惟清

自知樞院左遷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

奏常參官有疾告逾年受俸者又教人訟堂吏過失欲

以累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加張齊賢兵部尚書與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參

知政事李至罷爲武勝節度使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

旄鉞入見懇辭帝曰此唐朝故事廢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製詩寵其行 己丑參知政事溫仲舒罷爲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竦罷爲戶部侍郎以樞密副使向敏中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爲工部侍郎宋湜爲給事中竝爲樞密副使 先是有攀附居近職者乘寵放恣民家子旣定婚彊娶之其家詣開封訴焉知府事畢士安卽請對白其事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攀附者日夜訴士安於帝前士安因求解府事帝許之復入翰林爲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嘗獻擬陸贄栲子集帝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

權知開封府既而白倦於聽斷不半歲亦旬罷云 庚  
寅帝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似得  
其實然人誰無過能遷革則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  
身之用也 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帝諭之曰先  
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時戚里有分  
財不均者夏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請自治之乃坐相  
府召而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  
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  
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  
能定也 初張齊賢爲戶部尙書詔同監察御史王濟



編敕剛定制敕舊條持杖行劫不計有贓無贓悉抵死  
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以死懼之尙不畏可緩其死  
乎與齊賢廷諍數四詞氣甚厲手疏言齊賢腐儒不知  
時要帝問輔臣孰可從者呂端請詔百官集議并劾濟  
未幾齊賢入相丁酉齊賢奏臣今在中書不欲與庶僚  
爭較曲直願收前詔帝嘉其容物遂罷集議濟得免劾  
刑名卒如齊賢之請而犯盜者歲亦不增 己酉崇政  
殿視事至午而罷帝自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  
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  
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校閱軍士武藝日

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率以爲常 癸丑命錢若水等覆考開封府得解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贖有名稱者不取時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所試朽索馭六馬賦及詩論策題意涉譏訕又進士數百輩詣府訟薦送不當輔堯亦投牒遜避請以易爲首開封府以問故有是命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濱右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奏易與白交結狀帝大怒遣中使下拯御史獄拯力言易無行不可冠多士帝亦以士流紛競不可啓其端且欲鎮浮俗乃詔釋拯罷

兩制議及覆考止令若水等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爲首  
乃以孫暨爲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竝如舊暨開封  
人也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折  
道游龍鉢來朝河西軍卽西涼府也龍鉢四世受朝命  
爲酋長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加  
龍鉢安遠大將軍 戊午帝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  
爲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  
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  
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餘貲自然廉讓興行盜賊鮮  
少 三司上經費之數帝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

不求諸中道而爲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畜費至  
於節損服用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帝初  
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問鹽鐵使陳恕久不進帝  
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  
侈心故不敢進帝聞而善之 甲子詔葺歷代帝王陵

廟 是月置估馬司估蕃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  
河東府州岢嵐軍陝西秦渭涇原諸州川峽益黎等州  
皆置務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它物準其直 遼遣

使冊王誦爲高麗國王 十二月丙戌朔

殊異遼史本紀失書朔今

補遼裕悅舊作于越今改宋國王耶律休格舊作休哥今改薨輟朝五

日休格有公輔器及膺邊塞重任知略宏遠料敵如神  
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用身更百戰未嘗戮一  
無辜高梁河之捷尤爲南軍所畏白溝以南欲止兒啼  
輒曰裕悅至矣休格以燕民疲弊省賦稅恤孤寡戒戍  
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邊境以寧遼主  
詔立嗣南京致異王氏續通鑑作十一月休格死然遼  
史聖宗紀實係十二月薛氏宋元通鑑徐  
氏後編俱仍王氏  
之舊誤矣今改正 遼進封皇弟恆王隆慶爲梁國王

南京畱守鄭王隆祐爲吳國王 丙午給事中柴成務  
奏上新定編敕共八百五十六條請鏤板頒下與律令  
格式刑統同行優詔褒荅 甲寅知制誥王禹偁坐修

太祖實錄以意輕重其閒落職知黃州

發去杜大圭名臣集王禹偁傳

云咸平初求補外守本官知黃州蓋傳聞之誤禹偁落職知黃州非自求補外也長編註引舊傳以爲由于誤訛此誤以出知滁州之事而牽合於黃州禹偁小畜集有黃州謝上表李燾據之定爲由史事而外出外是矣東都事略亦云修太祖實錄禹偁直書其事執改以禹偁爲輕重其閒出知黃州今從事略是歲以

如京使柳開知代州至葺城壘修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星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問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我其危哉因上言請徙它州尋改知忻州 遼放進士楊文立等二人

二年

遼統和十七年

春正月乙卯遼主如長春宮

甲子詔

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俟使三  
任有政績當議獎其善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 乙丑  
命禮部尚書溫仲舒知貢舉御史中丞張詠刑部郎中  
知制誥師頴同知貢舉仍當日入貢院始封印卷首頴  
內黃人 禮部侍郎楊徽之以衰疾求解職甲戌授兵  
部侍郎依前兼祕書監及占謝優殿命坐勞問久之且  
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可以養性也徽之純厚清介尤  
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  
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 二月丙申以趙  
普配饗太祖廟庭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

若表述帝登位以來故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  
三千餘人請付史館帝謂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  
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  
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文詞今西掖闕官可  
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已酉帝謂宰相曰聞朝  
廷中有結交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浮薄之風誠  
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祕書監楊徽  
之薦著作佐郎通判秦州臧綸文學純謹宜在儒館三  
月甲寅朔（改異）長編失  
書朔今攷補以綸爲祕閣校理綸父同文隱  
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五十六人門人追



號曰堅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莊等分詣江南  
兩浙發廩粟賑饑民除其田租 癸亥詔今歲舉人頗  
眾若依去年人數取合格者慮有所遺落進士可增及  
七十人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二百五  
十人名問內諸科一舉者六人特黜去之餘竝賜及第  
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眉山朱台符上言  
陛下受命與物夏始授繼憑以節鉞加黎桓以王齊威  
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昭王道  
之無偏也臣愚以爲宜因此時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  
之士爲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與之盡棄前

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則兩國  
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東  
手是一舉而兩獲也台符又自請北使時論稱之 甲  
戊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  
任遭喪多乞屢策杖流落不能歸故有是詔 秦悼王  
旅葬涪陵閏月詔擇汝鄧閒地改葬 庚寅詔有司力  
役無名營繕不急者悉罷之 皇太后居西宮嘉慶殿  
宰相引漢曆故事上宮名曰萬安從之 帝以亢旱詔  
中外臣庶竝直言極諫時有上封指中書過失請罷免  
者帝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

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  
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如蒙罷  
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帝曰卿真長者以河北  
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索湘爲戶部使湘質朴少文而長  
於吏事歷任邊部所至必廣儲蓄爲備豫計出入軍旅  
閒著能名先在河北凡擾民事多奏罷之又自京輦茶  
至榷場事最煩擾復多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  
茶詣邊郡入中旣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威魯  
靜戎軍歲燒邊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請於北塞山麓  
中興置鋌冶湘以爲召寇亦奏罷之詔三館寫四部

書二本一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  
觀覽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請重農積穀任將  
選兵慎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慎刑責任大  
臣與圖治道優詔褒荅 丙午詔江浙饑民入城池漁  
采勿禁 夏四月丙辰詔文武羣臣封事閣門晝時進  
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  
京朝使臣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稟  
從之 丙寅河東轉運使掖人宋搏言大通監冶鐵盈  
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  
其請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搏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

延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帝謂輔臣曰庶官中  
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爲百行之本  
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  
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捕拾它局利害以圖進  
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廢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  
撓瀆哉 以御史中丞張詠爲工部侍郎知杭州詠既  
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  
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唐  
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  
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訟家財婿言

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  
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詠覽之以酒酌地曰汝妻父智  
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僕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  
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婿皆服詠明  
斷 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  
作隄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十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  
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  
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隄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  
人開河市牛七百頭分給之帝曰屯田廢久矣苟如此  
亦足爲勸農之始令望躬案視卽以爲右司諫京西轉

運使與副使朱台符竝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  
三百餘頃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遺內園兵士種稻雍熙  
中以所收薄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  
募民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園長京朝官專掌之墾  
六百頃導汝水澆溉歲收二萬三千石 五月丙戌詔  
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竝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  
帝謂宰相曰近聞風俗侈靡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  
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張齊賢曰此弊當亟懲先責  
大臣之家使各遵朴素則可以導民宣化矣丁亥令有  
司禁臣庶泥金鋪翠之飾違者坐其家長 丁酉以殿

中丞馬元方權戶部判官從戶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請預貸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於諸道令預買絹蓋始於此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問疾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任將帥又問其優劣曰璨不如瑋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遼謀入邊帝以問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常發書道意臣料北鄙終復成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嘗有詔聽民越拒馬河抵契丹



中市馬承矩言緣邊戰權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  
九百里許天設險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塞二十八鋪百  
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  
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貿易則  
人馬交度淡非便宜若然則寨鋪爲虛設矣帝納其言  
卽停前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爲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  
不見其爲藩帥遇朝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  
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  
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密遽爲帝請  
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  
良將稱爲第一 祕書丞何亮初通判永興軍詔與轉  
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乞召對因上安邊  
書曰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絕塞  
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漢人  
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臣

以爲靈武遠隔塞外有飛輓之勞無毫髮之利然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眞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以資西戎則以豺狼之心據廣饒之地以椽中國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瓊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戎人剖分爲二故地隘勢弱不能爲中國之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戎人合而爲一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秦涇儀渭之西北戎人復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

何而來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三也若夫深入窮追則夏賊度勢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會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寇至而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西戎之眾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以阻絕河西糧道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於西戎關右之民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無功河西路阻則必幹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多有此輕議興

師之不利者四也若示恩信姑息而羈縻之則戎人貪  
淋無厭雖存臣事之名終多反覆之志必將服從諸戎  
爲中國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  
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  
墾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猶伏虎見僂則動如國  
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  
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爲防邊之重旣未見其可  
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博樂有耀德  
蓋水草之地爲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  
賊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

溥樂城我必力爭如以修護清遠爲名而時納修城劄  
字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漸計之使民無  
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  
日未中而至其師則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  
居其二以荷器具而齎軍儲也計滅之功不過十日而  
使戰士自齋三日糧則城畢功而倉有餘矣又曰國家  
之城溥樂也必潛師于延環清遠以觀賊之變宜分環  
州清遠爲二道一道傍山而北軍于賊之後一道過長  
嶺直趨溥樂軍于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  
以溥樂孤軍悉眾來寇而卒然三軍鼎峙則其心駭矣

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馘其畜產俘其老弱而空其巢穴靈武之眾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眾必起攜貳之志其將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佞吉桀黠志在決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 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煥睦州人以童子得官時年十二 癸酉都官郎中劉蒙寔上言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伏望崇儉德謹守前規無自矜能勿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夷夏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



習之漸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召  
試學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館 秋七月帝聞契丹將入  
邊甲申以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都  
部署富州刺史張昭允爲都鈐轄 宰相張齊賢請給  
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祕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  
及遠年逃田充悉免其稅 己丑以橫海軍節度使王  
顯爲樞密使 甲辰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尙書  
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祕閣觀太宗聖製墨蹟惻愴久  
之賜祕書監祭酒以下器幣偓佺頤正弟也 丙午置  
翰林侍讀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竦

工部郎中李文仲爲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國子祭酒  
邢昺爲之初太宗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  
顧問然名秩未崇帝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選班  
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  
講長上日給尙食珍膳夜則造宿令中使日具當宿官  
名于內東門進入自是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是月  
帝諭宰臣令寫錄內外官歷任功過編冊進內其該恩  
復用者別編以備觀覽 八月辛亥朔帝御文德殿百  
官入閣右司諫直史館孫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  
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尙書立庶政之樞

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  
粲然星拱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  
爲稱首於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間別分利權改  
勑使額而軍須取足明皇北事奚契丹南征閩羅鳳召  
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它官判度支而  
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然版籍梲本尙在  
南宮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  
之臣攘臂于其間矣征稅多門本於專置使額故德宗  
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太  
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

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于軍期  
切于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  
不是思國家三聖相承垂統立制宜罷三司使額還之  
六卿或曰祿百辟贍六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  
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物非自集須假牟盆戶部者  
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  
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押專一  
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  
事俾全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侍郎二人分掌度支  
戶部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

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句稽遺  
失則進無掇刻之虞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  
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  
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  
十日內絕無管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族罪三百九  
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爲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而刑奏  
止息逮乎逾月足彰耻格之化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  
之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  
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樂 癸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  
言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畱八員從之

丙寅大閱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內職皆賜飲詔大閱所  
踐民田調其租 癸酉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楊礪卒帝  
謂宰臣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  
卽冒雨臨其喪礪儼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帝爲步進  
嗟憫久之贈兵部尙書中使護葬 乙亥以曹彬配饗  
太祖廟庭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 丙子  
以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爲傳法院譯經潤文官始太  
宗作聖教序帝亦繼作又嘗著釋氏論以爲釋氏戒律  
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鹽鐵使陳恕嘗建議以爲  
傳法院費國家供億力請罷之言甚懇帝不許 九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發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遼主如

南京以皇弟梁王隆慶爲先鋒率師南伐 樞密都承

旨開封王繼英以契丹大人請北巡帝納之丙戌命繼

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路視行宮頓置宣慰將士 甲

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院新殿帝拜而慟左右皆掩

泣 遼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色珍

舊作斜軫今改發異遼史色珍傳

不言其封魏王但云加守太保而已今從本紀書之

從太后南伐癸卯卒於軍色

珍威名亞於休格其歿也太后親爲哀臨仍給葬具以

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 初傅潛遣先鋒田紹斌

石普等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敵及夜普

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卽領眾援之普嗣果爲敵所用  
渡嚴涼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卽合勢疾戰斬首二千  
餘級獲馬五百匹 冬十月戊午增置福建路惠民倉  
從庫部員外郎成肅之請也 癸酉遼師攻遂城城小  
無備眾兇懼楊延朗集丁壯護守時沍寒延朗命汲水  
注城外及旦冰堅不可攻遼師解去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初耶律鐸軫性疏簡不修小節人多短之至  
是命總羸師以從及戰鐸軫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  
馳突出入格殺甚眾太后望見喜而召語曰卿戮力如  
此何患不濟厚賞之 丙子令諸路轉運使申淳化惠



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饑歉則減直而出之 如  
京使柳開上言臣蒙陛下自代州移知忻州每見北界  
歸明人言契丹排比南侵又聞河北邊上屯結甚眾數  
侵犯雁門寧化等軍度其陰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  
際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  
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  
我太祖太宗近事皆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  
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  
四方無思不服正在此舉矣 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  
於圓丘奉太祖太宗竝配大赦天下御朝元殿受冊尊

號 乙未詔以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攷異宋史作乙未長

編引實錄作十二月辛亥今攷東都事略亦作十一月乙未與宋史同今從之命宣徽北院使

周瑩為隨駕前軍都部署邕州觀察使劉知信副之內

侍都知楊永遵為排陳都監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

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副

之洛州團練使上官正為鈐轄 已酉以宰相李沆為

東京畱守濠州刺史李著為大內都部署權知開封府

魏羽判畱司三司鹽鐵使陳恕為隨駕轉運使 十二

月辛亥以太子太師分司西京張永德為京城內外都

巡檢使 甲寅車駕發京師 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

王超等爲先鋒仍示以陳圖俾識其部分甲子次大名  
府帝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陳  
橫亙數十里 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  
符昭壽彥卿子也驕恣不親戎務多集錦工織作織麗  
所須物輒抑市人買配險時不給其直又縱部曲略取  
之僕使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時  
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  
福御眾整肅故所部優贍均縱其下飲博軍裝悉以給  
費甲子冕與昭壽大閱于東郊蜀人聚觀兩軍衣服鮮  
弊不等均所部慙憤出不遜語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

屢條奏傳潛無將略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庇之奏至  
輒不報潛屯於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畏懦閉  
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冒之遼師既破狼山寨遂  
引兵趨寧邊軍及祁趙大縱鈔劫游騎出邢洺間百姓  
驚擾擗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  
閒道遣使督潛會諸路兵合擊其都監秦翰及定州行  
營都部署范廷召等屢促之皆不聽廷召怒因詆潛曰  
公恇怯乃不如一嫗耳促之不已潛乃分騎八千步二  
千付廷召令於高陽關逆擊仍許出軍爲援卒逗遛不  
發丙子詔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於是工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錢若水言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契丹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陳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齎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則天威懾于四海矣右司諫梁顥亦言用兵之道在明賞罰兵法曰罰不行則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以致邊塵晝驚聖主櫛沐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以軍法論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 府州言官軍入遠地

五合川拔黃太尉砮殲其眾焚其車帳獲馬牛萬許

丁卯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戊寅晦知益州牛冕

以酒犒隊伍而鈐轄符昭壽則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

延順等八人謀作亂 是歲遼放進士初錫等四人

三年遼統和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駐驛大名府詔并代都部

署高瓊等分屯冀州邢州 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爲亂

擊殺鈐轄符昭壽據甲仗庫取兵器是日益州官吏方

賀正旦間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及轉運使張適縋城出

奔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延順等卽欲奉紹榮

爲帥紹榮攝弓大罵曰我燕人也比歸大朝官與汝同

逆邪亟殺我延順等亦不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撫之延順見均至卽率眾踴躍奉均爲主指揮使孫進不從殺之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辛巳率眾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遼師至瀛州范廷召自中山分兵禦敵結方陳以出遼梁王隆慶問諸將誰敢當者蕭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中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陳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陳少移隆慶乘勢攻之廷召軍遂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眾皆披靡先是廷召乞援於高陽關都部署洛陽康休喬卽送

精銳赴之壬午至瀛州西南裴邨廷召約以詰朝合戰  
及夕廷召潛師遁休裔不之覺遲明遼師圍之數重左  
右請易甲突圍出休裔曰臨難無苟免此吾效死之日  
矣遂大呼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敵  
殺傷甚眾而援兵不至與部將宋順俱被執高陽關鈐  
轄張凝高陽關副部署李重貴率援兵從後至亦爲遼  
師所圍力戰乃得出遼師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  
帝初聞休裔被擒密詔走馬承受太原夏守贊廉問守  
贊遽言休裔定死於是優詔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爲六  
宅使順州刺史餘子孫悉加秩又遣使存問其母繼英



奉告命泣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免罪及孥幸矣顧

蒙非常之恩帝慰勞之

交異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云依裔死之老學菴筆記亦云戰歿

宋史列傳裔于忠義傳然遠史聖宗紀十七年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保裔宋順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順軍節度使昭裔即保裔各氏小異遠史多如此惟遼史于上年南伐事連而書之宋史則繫于正月癸未此當以宋史為據至昭裔被擒後仕于遼則當以遼史為據然猶曰遼人紀事之書也宋史文苑傳載路振祭戰馬文云契丹至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咸平六年謝德權人對亦言康保裔被擒是當時之人俱以為保裔被擒而非戰歿于陳矣田雯黔書言貴州有廉保裔廟此因其子繼英後為貴州團練使故立廟貴州黔書又言其時著靈爽此

都部署傅潛都鈐轄張昭允竝削奪官裔潛流房州昭

允通州潛子內殿崇班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其

家錢若水等議潛等罪當斬詔特貸其死中外無不憤  
惋 遼師退帝使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以五千騎追  
躡之榮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遼師渡河而後發遼  
師剽淄齊者數千騎尙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  
略河南岸而還庚寅范廷召遣使告捷言大破契丹於

莫州奪還所掠老幼及鞍馬兵仗無算帝作喜捷詩羣

臣稱賀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李重

質歎曰大將陷歿而吾輩計功何面目也

范異長編云  
范廷召追契

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所掠  
老幼數萬口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眾遁出境庚寅  
遣使奏捷宋史真宗紀亦云范廷召追契丹至莫州斬  
首萬餘級然攷諸遼史是役未嘗以敗歸在遼人或諱

言其敗而路振祭戰馬文具言王榮雁怯之狀是諸將之畏蒞縱敵宋人亦自言之矣廷召累敗之餘何以遠能大捷不遇遂其輜重小有斬獲而已真宗親駐大名恥于無功而還藉是爲文飾耳今用宋史列傳酌書之

王均自漢州引眾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劔門先是知劔州李士衡聞寇作以城難守卽焚倉廩運金帛東保劔門是日均至士衡與劔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數十級揭榜招降脅從者得千餘人悉置麾下均眾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徑由陰平還成都 壬辰樞密副使宋湜率子師 遼主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命諸軍各還本道 甲午駕發大名府是日次德清軍帝始聞王均反卽以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知

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并命御廚使李惠洛苑使  
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竝爲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  
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初知蜀州楊懷忠聞成都亂卽調  
鄉丁會諸州巡檢兵刻期進討丙申攻成都先鋒自北  
門入遂燒子城時王均從劔門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  
崔照魯麻胡等陳於江瀆廟前自晨至夕戰數合懷忠  
兵勢不敵引眾退保江原 庚子至自大名府李沆爲  
東京畱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癸卯翰林侍讀學  
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楊徽之卒贈兵部尙書謚文莊  
賜其家錢絹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外孫宋綬爲太常寺

太祝綬平棘人也徽之無子而宋氏婦賢明知書有禮  
法子綬能自立于時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辛  
亥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楊懷忠檄嘉眉  
七州調軍士民丁再攻成都時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  
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卻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退軍笮  
橋背水列陳寨于楸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黨三道  
來攻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道分  
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眾入阜江獲甲弩甚眾  
乘勝逐賊至成都南十五里寨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  
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 己未命宰相李沆爲元德皇

太后園陵使始議立陵名禮官引漢唐故事言帝后同  
陵謂之合葬同塋兆謂之附葬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  
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綸漢龍劔都巡檢  
使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雷有終等與思鈞帥大軍進  
討列寨升仙橋壬戌賊眾來襲有終擊走之 癸亥樞  
密使王顯罷以周瑩爲宜徽南院使王繼英爲北院使  
竝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旦爲給事中同  
知樞密院事 甲子諸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  
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  
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望升

擢正恐福過災生拜謝而遑眾嘉其知分贊初從太宗  
征太原左右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鐵翻餅耳贊獨曰此  
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 丁卯  
王均開益州城僞爲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等率  
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  
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  
得出頗爲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免遂  
還保漢州益州民人奔走村落賊皆遣騎追殺或囚繫  
入城支解族誅以恐眾均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爲  
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

相閉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於其衣袂署字釋之  
日數百計楊懷忠度賊眾復南出引所部屯于合水尼  
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篳籬以拒之有終等復入漢州遣  
軍列寨彌牟鎮賊黨來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千餘級

丙子曲宴近臣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  
臣皆賦遂射于水亭盡懽而罷自是著爲定制 是月

遼主如延芳淀

三月戊寅朔日有會之

或異遼史不  
書今從宋史

帝之在大名也有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鹽鐵  
判官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  
經度還奏滅其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



拜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帝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眾蠢茲小醜敢爾馮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替人者眾皆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于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于是選官判大理寺帝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王濟有特

操可試之甲申以濟權判大理寺 禮部上合格舉人  
甲午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  
進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傳學究出身堯  
咨堯安之弟也又命侍讀學士邢昺等考校諸科得四  
百三十二人賜及第同出身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入舉  
及嘗經廷試而不錄者得九十七人賜同出身賜宴日  
出御詩褒寵之帝連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  
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推恩之廣近代所  
未有 是春帝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之  
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室三百餘祀魏博一鎮戎兵少

于今時而無邊患者何也蓋當日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扼其險阻是以邊馬不敢南牧自晉祖割地之後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晉末直渡長河漢初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擾中山世宗臨朝來寇上黨此皆見于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臣愚以爲不得幽州城敵不可滅今之急務一日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略陳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